

要想绕开很容易!

#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“防了个寂寞”?

新华社太原2月2日电(记者 马晓媛 李紫薇)目前,各地纷纷开启寒假模式,不少家长希望通过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控制孩子上网的时长。

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是在国家相关部门推动下,由各主要游戏、视频、直播等网络平台推行的软件系统。进入“青少年模式”后,用户的使用时段、在线时长、服务功能等会受到限制,且只能访问青少年专属内容池。

但记者调查发现,这类系统存在不少漏洞,实名制形同虚设,有的孩子甚至在网上随便找个身份证号码就顺利登录了。此外,网上还流传各种几十元钱的攻略,轻松破解系统限制。一些家长戏称,防沉迷系统“防了个寂寞”。

网上找个通缉犯的身份证号就能登录,花60元买攻略破解限制

黄晴是重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外语老师,每周末给初中生上课。她发现,一下课孩子们就聚在一起玩手机游戏。“防沉迷系统压根啥也防不住,这么长时间,还没听说过哪个孩子因为防沉迷系统不能玩游戏的。”黄晴说。

山西省晋城市凤城中学初三学生的家长赵小芳告诉记者,孩子回家一写完作业就玩手机游戏,有时候一玩就到半夜。虽然知道有防沉迷系统,也设置过,但感觉没什么用,孩子该玩还是玩,想啥时候玩都能玩。“这又放假了,家长要上班,孩子自己在家就更管不了了。”赵小芳说。

记者采访发现,这一被广大家长寄予厚望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,在迷恋网络的青少年眼中形同虚设。对于这一系统带来的影响,很多未成年人十分淡定:

“要想绕开那个系统很容易。时间到了先退出登录,再打开用游客模式玩,基本没什么限制。”

“现在女生装扮类和养成类的游戏比较多,虽然都需要实名认证,但我用妈妈的微信就能登录。很多游戏都是这样,微信、QQ登录以后就不会再问其他信息了,默认你是成年人。还有很多网页上的小游戏不需要注册登录,直接玩。”

“很多游戏要用身份证登录,但不需要人脸识别,有的同学甚至在网上随便找一个通缉犯的信息,把其身份证号输进去就可以玩了。”

记者调查发现,“如何破解青少年防沉迷系统”还成为各大搜索引擎的热搜词。记者在多个搜索引擎和视频网站上搜索“防沉迷系统”,出现了大量破解攻略。搜索引擎还会推送售卖破解防沉迷系统的网站和软件。在一个“解除防沉迷网站”上,一个破解防沉迷系统的商品价值为60元。

平台“打折”落实注册实名制

记者了解到,虽然相关规定已明确网络游戏必须实名注册,但不少平台“打折”落实。

很多平台通过第三方账号登录规避实名制监管。记者下载了多款热门游戏、直播、短视频APP,发现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微信、微博、QQ等第三方账号登录,在这个过程中,并不会甄别用户身份。

有的平台虽然要求实名制注册,但只认身份证不认人。有一些青少年会用家长的号码登录,有的随意在网上找个身份证号码就能登录。

此外,很多平台设置的“游客模式”不需要任何身份验证,为青少年开了“方便之门”。

一名中学生告诉记者,很多游戏用游客模式可以玩一个半小时左右,等时间到了关掉再重新打开应用,又能玩一个半小时。

记者用安卓系统下载了一款名为“斗罗大陆”的手游,在访客模式中连续玩了近两个小时,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提示。

记者调查还发现,有的平台重前期准入轻后期甄别。不少受访青少年告诉记者,一些平台的准入很严格,必须刷脸,但之后就不会再查,很多青少年会找成年人帮忙。“有的找家长,很多是找爷爷奶奶,有的会去网上花钱找成年人代实名。”一名初中生说。

山西省太原市第四十八中学一位学生告诉记者,在他常玩的一款游戏公告栏上,常常会有人发帖,请求别人有偿帮忙解除防沉迷系统,用谐音字就可以避开敏感词审查,花钱请人刷个脸,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检查。

此外,不同平台各自为政,也让防沉迷系统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作用。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,不同平台对于青少年模式下使用时段、受限时长、服务功能的规定各不相同。不少家长直言,就算所有平台都设置了青少年模式也没用,“孩子这个玩一会儿,那个玩一会儿,一整天就过去了。”

警惕企业对未成年人进行数据和社交绑架

目前,各平台的青少年模式仍然依靠用户的自主选择,如果没有家长监督,未成年人完全可不选择此模式。

记者在部分直播平台上体验时发

现,即便在个人资料里填写未成年人的年龄信息,系统也不会自动跳转青少年模式,必须手动设定。

记者在部分农村地区采访时看到,由于父母在外打工,一些青少年由老人照顾,这些老人连手机操作都不熟悉,更不知道何为青少年模式。一些放假在家的学生一旦手机在手,就少有限制,往往沉迷其中。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,青少年群体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,防沉迷系统的设置其实违背了企业商业利益。企业应不断提升社会责任,加大在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上的技术和资金投入,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企业不规范行为的惩戒。

针对不同平台防沉迷系统各自为政的问题,熊丙奇建议,政府要推动建立统一的强制性防沉迷系统,要求各平台系统联网、信息共享,同时同步处理未成年人的数据,“比如一个孩子在某个平台上玩到规定时限后,这一天在其他平台上都不能再玩。”

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王四新表示,社会各界要不断创新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机制,防范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行为,防止个别企业和个人对未成年人进行数据和社交绑架,将其变成围猎的消费对象。

“要解决青少年沉迷网络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技术。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,家长和学校都要引导孩子,让孩子拥有广泛兴趣爱好和丰富的课余生活,学会如何安排时间。“孩子的主体性增强,就会认为网络只是个工具,不会沉迷其中。”

(接上期)

闻免说:“埋我爹娘时,下着毛毛雨,我姑姑抱着我。我身上裹两套白孝衣,一套穿给爹,一套穿给娘,我才出生两个月,还直不起小脑袋,眨巴着小眼睛到处看,一声也不哭。棺材下到墓坑时,孝子得有哭声,我还是不哭,姑姑掐了我一把,我咧咧嘴哼唧了一声。村里人就说,‘这闺女心硬,命更硬。’”

“上小学一年级时,没人愿意跟我坐一个桌,说我身上有毒气,我就撵着他们跑,一直撵到厕所里,堵住门,上课铃响了也不放他们出来。家长和老师都找我奶告状,我奶当众扒开我的裤子,结结实实打一顿,屁股打掉一层皮,沾我奶一手心。从那时起,我不肯再进学校门。一辈子只上了半年学,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。除了认识‘男、女’两个字,就只认识钱。我男人说,知道这两样就行了,懂得多了费脑子。”

闻免嘻嘻笑,声音尖而细,她恢复了笑模样,我像卸下一块大石头,陡然间轻松了。

闻免说:“我在家里跟我奶学做鞋、学绣花,就连织布、织毛衣我都会,可是村里

人还是看不起我。大闺女出嫁,不让我送亲;娶媳妇进门,不让我迎亲;给亡人做‘送老鞋’,不叫我去绣花,宁愿找外村的一个笨女孩。说起绣花,我敢十里八村的小闺女,没有一个能赶得上我。那几年,我一夜一夜地做恶梦,梦里很多的大嘴巴围着我转,嘴里冒出一股股的风,对着我的耳朵根子吹,还说,‘你父母不全,你命毒、命硬。’醒来,我没哭,在梦里也没哭。我不声不响地扛起抓钩到西地,把二亩地的红薯都出完了,满手的大血泡,那年我12岁。从那时起,逢到村里办红白喜事,我都一个人扛着铁锨下地干活,跟地上的小花说话,学天上的小鸟唱歌。”

我又忍不住去抚摸闻免的肩膀,隔着厚厚的棉衣,这肩膀仍是那么的单薄和瘦弱。这不哭的女孩,心底该有多么的强硬。这次闻免没有拒绝我的好意,她笑着说:“我骂人很在行,三天不停嘴。”

我说:“讲讲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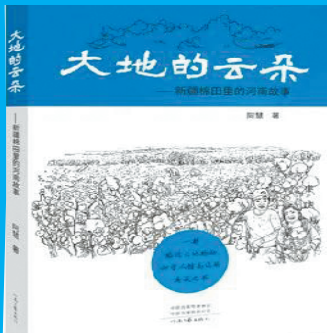
她一张嘴就止不住地笑,就像又崩开的棉桃子。她拍拍胸口说:“那年三月三赶庙会,人多得很,挤得走不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
## 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

动,两边的小摊一个挨一个。我被人推着走,一抬胳膊撞翻了一张小桌子,桌子上瓶瓶罐罐滚了一地,有的摔碎了,有的被人踩了。那摊主是个小伙子,气得要打我。他一把抓住我衣服领子,四只眼睛一对上,是地边搭地边的邻村人,从小都认识。他又一把我甩开了,恶狠狠地说了句话,这句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他说,‘今儿真他娘的倒霉!刚出摊就碰上你这个扫帚星。’我站在那愣了大半天,身子被来往的人撞来撞去。我把眼泪憋回去,转身走了,没说一句话。”

“第二天,我来到那人的家门口,坐在门边的石礅上,提着他的名字骂。第一天把他家人骂出来了,第二天把他村里的人骂出来了,第三天把他给骂出来了。他和他妈把我送回家,劝了我大半夜。后来,那人不断来我家,大半夜还不走,后来我就去他家,大半夜被他送回来。一年后,他把我娶回家,三年给他生俩儿子。这俩孩子个个记性好,读书像喝水儿……”

“啊!”我说,“我听明白了,闻免,你硬是骂出来个

老公,趁机把自个骂嫁人了。”

闻免仰着脸哈哈笑,说:“我男人说,我那天三夜把他骂明白了,村子里的人也听明白了。咋想咋看我都是一个好闺女,一台花轿把我娶走了。”

这样的结局让人兴奋,记录时,我右手微微有些颤抖。我越写越感觉,这大字不识的闻免其实就是一个天才作家,她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,无需虚构情节,不用编造结局。她沉默时的“软抗”,她爆发时“硬抗”,对抗和改写了自己的宿命,这悲情孤女,给自己抗争出了一个喜乐人生。

闻免说:“我家仨男人都不能我来拾棉花,说四口人就我一个穿花衣裳的,走了家里没颜色了。我男人对我说,‘我四个轱辘一转,给个乡长也不换。多跑两趟车,钱就赚回来了,你别去新疆受那洋罪了。’我说,‘有钱不抓就是傻瓜,一年才一个棉花季子,我抓俩钱就比不抓强。钱多不扎手,给咱儿子攒起来。宽日子要按窄日子过,那日子才越过越宽哩。’”

(未完待续)  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